

深
圳
股
市

4582 37
4226 42
4603 67
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长篇股市商战小说

柳峰 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股神. 1 / 柳峰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8.4

ISBN 978-7-80755-334-2

I .股… II .柳… III 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9899 号

股神 I

作 者: 柳 峰 策 划: 张国岚
责任编辑: 李 伟 特约监制: 辛海峰
特约编辑: 马 利 敏 美术编辑: 美 慧
封面设计: 柏 拉 图 责任校对: 成 仁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邮政编码: 050061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E-mail: hspul@163.com
印 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: 360 千字
印 张: 20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334-2
定 价: 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本书内容纯属虚构，背景、人物、每只股票、所有基金和证券公司的设定均为作品需要，绝无影射之意，请勿对号、对比、联系。

部分读者因本文而闯入股市并赚了几两银子，完全跟读者个人悟性有关，绝非拜本书所赐。

目录

CONTENTS

|| 第一卷 || 弃医炒股

第一章	大学毕业	// 3
第二章	初涉股市	// 17
第三章	痛苦被套	// 33
第四章	宝华证券	// 51
第五章	小试牛刀	// 59
第六章	农业板块	// 66
第七章	魅力权证	// 75

|| 第二卷 || 股市风云

第一章	仲富相邀	// 89
第二章	新手锋芒	// 95
第三章	宝华密使	// 101
第四章	佳人有约	// 107
第五章	针锋相对	// 113
第六章	噩梦一击	// 121
第七章	斧头行动	// 126
第八章	生死白面儿	// 136
第九章	方洞祛毒	// 142
第十章	安营扎寨	// 148

|| 第三卷 || 笑傲宁波

- 第一章 联手演习 // 157
第二章 兄弟情深 // 162
第三章 全面出击 // 167
第四章 仲富惊变 // 178
第五章 地下黑市 // 184
第六章 狼牙血刃 // 190
第七章 密宗绝煞 // 202
第八章 暗度陈仓 // 209
第九章 再起硝烟 // 216
第十章 棋高一着 // 227
第十一章 伊人绝症 // 238
第十二章 基因疗法 // 246

|| 第四卷 || 雁荡证券(上)

- 第一章 东家垮台 // 257
第二章 国税局长 // 264
第三章 入主仲富 // 275
第四章 鸿门酒宴 // 284
第五章冤家路窄 // 290
第六章 华翔三变 // 301



第一卷



弃医炒股



第一章 大学毕业

岁月的浪花拍打着时光的海岸，不知不觉中三年的大学生活就快要到头了。

眼看着实习就要到期了，接下来答辩一下论文，这混了三年的文凭也算是拿到手了，但拿到这个文凭真的有用吗？柳锋的心里可一点底也没有，所以最近的心情出奇的差。再加上最近上海的天气也不好，老是阴雨绵绵的，他甭提有多郁闷了。

好不容易熬到天气放晴，就快到了医院实习结束日，学生都要返校准备最后的论文答辩。今天一大早柳锋就去六院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，那里的影像和骨科据说是全国有名的），准备找带教老师签字出师。还没到医院门口，柳锋就接到了女朋友萧雪打来的电话。

“阿锋，起床了吗？”

“哎哟，我的姑奶奶啊，都几点啦，还问起床了没有！今天已是最后三天带教考核签字的时间啦，能不早起嘛，你呢，阿雪？”

“我呀，你猜猜！”哎，女人就喜欢来这一套，永远让你捉摸不透。

“我就在你身后不远处啦，回头看看。”

柳锋不禁回头傻愣傻愣地乱瞅，就是没有看到人。电话里头声音还不断地催促着你快点找呢，真是狂晕。

“真是的，眼睛小，就是视野不宽啊。”女朋友在电话那头不断地嘀咕着。柳锋还真是没辙了。

“亲爱的，出来吧！谁叫你男朋友眼睛小呢。”

“嘻嘻，我在六院门口的第三棵树下啦，真是的，什么眼神啊。”哦，柳锋不禁往那里一看，还真是！这也太远了吧？大概目测一下，少说

也得有三十多米吧，再加上柳锋又有二百多度的近视，这哪里看得清啊，要不是她说就在那一块儿呢，还真瞧不见。

既然看到人了，柳锋就三步并作两步地一路小跑了过去。好些天没有见了，差点认不出来。一件浅蓝色无袖上衣，上衣的领子是时下流行的V字领，里面一件白色的吊带小衬衣，下面配一条同款的七分直筒牛仔裤，一双蓝色的低跟凉皮鞋，整个给人一种清新亮丽的感觉。

柳锋自然要大加赞美了，可把小雪给乐得屁颠屁颠的，还想当众就给柳锋来个美式kiss呢。柳锋赶紧给推开了，怎么说也是在医院大门口嘛，影响不好，免得等下拿签字的时候，带教老师又人五人六的。还真是怕了那帮老中青了。

“走吧，雪，去拿返校签字吧，免得迟了，老师下班了不好拿。”

“哦，那走吧，阿峰你是去东七楼的肺内科找罗主任签吧？”

“嗯。”柳锋点点头，在四周不断地张望着寻找熟人呢。

“我可是要去西三楼儿科的黄主任那里哦。”

“那阿雪你先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下谢雷。这小子刚才来信息说马上过来，让我帮他找老师签一个。谁叫他把儿科实习的时间从三个月缩水成了个把月。”柳锋无奈地道。

“哦，也难怪他不敢找老黄要签字呢，呵呵，那你不是又可以敲他一顿了？”

“还好意思说呢，那次少得了你呀，每次你去吃就好像吃‘贼’似的，不选对的，净选贵的。上次差点吃掉了‘奶牛’（王涛，也是柳锋和谢雷的室友）半个月的口粮呢，他最后还不是跟我和谢雷混了半个月，才算是生存下来了。”

“所以说嘛，吃穷了他们，最后我们还是要担当起扶贫救灾的工作啊！既然每次的结局都是这样，那还不如在下手的时候留点情好了。得了，得了，你先去搞好你的签字吧。”

硬扯带推的，总算是送走了这个难缠的“祖宗”了。

等人的时间总是感觉过得特别慢。掏出手机一看，好家伙，都过去半个多小时了。柳锋觉得实在无聊就准备掏出香烟来打发无聊的时间了。

正在这时，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在身边不远处响起。柳锋不禁抬头一看，真晦气，竟然在这里碰到这个“臭屁佬”。

陈科敏，上海本地人，柳锋的同班同学，仗着老爸是上海排名第三的宝华

证券的总经理，平时要有多臭屁就有多臭屁！你瞧，今儿个不就来医院拿个签名嘛，用得着搞得跟个暴发户似的吗？又是 BOSS 的 T 恤、阿玛尼的西裤、花花公子的皮鞋，还把他老爸的 7 系宝马也开来了！

车好但车牌更牛啊，沪 A77777，这可不是花钱就买得到的，在上海这样卧虎藏龙的地方，要想弄个牛的牌照，那可不是光有钱就行的。那还得说人家的老爸优秀，五十不到，年年都为上海的财税带来好几个亿的税收，还年年被评为“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”。弄个好牌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！

其实这些也都是柳锋后来知道的。因为这辆车在柳锋开学的头一天，就给柳锋留下了一辈子也无法抹去的伤痛。

还记得那是一个青天白云的日子，柳锋带着行李来学校报到，因为行李太多，柳锋希望的士大哥能把自己直接送到学生公寓楼下，那样的话自己就可以少走一大段路。毕竟拎着大包小包的，从大门口到公寓楼下少说也有好几百米路呢。

可没有想到，外界车辆是不许进校的。柳锋在车里刚刚伸出脑袋想要和警卫大哥交涉一下，看能不能通融通融，放他们进去。好家伙，这还没有开口说话呢，后面就是连续的贵金属的喇叭声，回头一看正是这辆车子，他还以为学校领导呢，可算是来了救星，能帮自己说上几句话。可惜事与愿违，真是希望越大，失望也就越大。

一个油光粉面的脑袋从后排车窗里伸了出来，张嘴就是那种很欠扁的声音：“前面的破车，干什么呀，不知道挡住了本少爷的车了？快点晾一边去，要是耽误了本少爷的报名，可有你好看的。”

话音还未落呢，里面的警卫早就换了一张孙子似的笑脸迎了上来。这变脸也未免太快了点吧，都快赶上“川剧变脸”了。

“来报到啦，科敏？最近哪只票有戏呀，能不能……呵呵。”警卫谄媚地套近乎道。

“快开门啦，耽误我今天的报名，你以后都甭想玩了。”

接下来的一幕，自然是柳锋坐的破的士给人家豪华轿车让道了。更可恨的是，这臭屁佬临走还不忘和柳锋打“招呼”。

“喂，乡巴佬，哪里流窜过来的呀？坐破的士可进不了学校哦，换辆大奔来，说不定有机会。真是土包子一个。”

当场就把柳锋哽在那里，憋得整个脖子都通红通红的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扬长而去，自己大包小包地拎着东西下车，带着无奈落寞的心情向公寓楼走去。

后来在慢慢地了解中才知道原来人家有个贼牛的老爸呢，怪不得那么臭屁、嚣张！

当然，虽然柳锋和他成了同学，但真应了一句老话：老死不相往来。加上平时柳锋为人也比较低调（其实也没法“高调”到哪儿去），在接下来三年多的学校生活中，偶尔有些许摩擦，柳锋也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，也算是相安无事。但那颗“仇恨的种子”却被柳锋深深埋在了心底的角落里。

“咦，这不是我们班的运动健将嘛，听说前一段时间你代表医院打比赛，还不小心扭伤脚啦？啧啧，真是可惜啊，比赛还没有结束就给送回来了，是不是觉得很窝囊、很失败呀，健将兄？”

柳锋就知道碰到这家伙总没好事：他一下子就把上个月自己的糗事给抖了出来。

“呵呵，还好，是运气不太好，扭伤了，后来处理了一下，不到一个星期就恢复了。是不是很让你‘老二’（陈科敏的外号，又称‘小白脸’）二号，因为一号被校长的儿子给占了。由于私生活很滥，又缺乏锻炼，原本就比较单薄的身子骨，早就被酒色给掏空了，故而时常脸色惨白惨白的，白天还好一点，一到午夜出来，还真能演《午夜凶铃》了！失望啊？”

“哼，少得意，不就是好得快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！这说明你的基因组织与众不同啊，哈哈……”

竟然骂我非人类，反正也是快到毕业回家的时间了，豁出去了！

都已经忍了三年多了，正当柳锋要借题发飙的时候，这小子却突然转了话题。

“‘瘸子’啊（柳锋由于在大学三年，在打篮球的时候，一共瘸过五次，因而也就赢得了这个不是很雅的称号），你说这最后的毕业晚餐，是不是要搞得热闹一点啊？”

柳锋那刚伸出去要揪他胸口的手，只能无奈地在半空虚挥一下，回来挠了挠小平头。伸手不打笑脸人嘛，人家不是都已经换了一副不阴不阳的笑脸了嘛，柳锋一下子还真下不了手。

正在柳锋考虑他刚才的那个问题时，这小子已经踩足了油门，在出去半个车位时，还扔下一句话：“你小子还嫩着呢，想和老子斗，再回去跟你那没用

的老爹老娘学个十年八年的吧！”

柳峰眼睁睁地看着绝尘而去的这家伙，恨得柳峰是直咬牙。突然一只手搭在柳峰肩膀上：“算啦瘸子，在这里我们是斗不过他的，俗语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更何况我们连小虫也不是，你说我们怎么斗得过他嘛！”不用回头一听那熟悉的温州话就知道来的是谢雷。

柳峰心情冷静下来，果然是虎父无犬子。不说别的，就刚才那察言观色这一招，他也算练到家了。

“唉，我现在是根本没有资格和他斗……”

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的话，柳峰也不想在兄弟面前多说，就随口应道：“是啊，来日方长，怎么说我们现在还年轻。只要我们将来有机遇，还是有机会出出这口恶气的。”

没有想到随便说说，发泄一下心中不满的一句话，真的在两年后应验了。

“怎么这么迟过来啊，离你给我电话的时间，都过去一个多小时啦，真是没有时间概念。”柳峰嘟囔着。

“不是啦，只是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又快到毕业了，需要花钱。昨天给家里去电话要钱来着，刚才是去银行取钱去了。”谢雷拉着柳峰边走边说。

“哦。”柳峰心里暗道，还好我平时还算比较能精打细算，应该能应付到回家吧。边说边聊就到了东七楼肺内科办公室门口。

此时谢雷不由得一阵紧张，抓住柳峰肩膀的手都开始冒冷汗了。“怕个鸟啊。”柳峰抬步就往里走。“还是你进去吧，反正签科表也已经在你兜里了，搞定这个老家伙，晚上我请你吃大餐……”话还没完呢，这小子的人影已经消失在楼梯口了。

柳锋一进门，就看到罗老师在换衣服，看样子是要去做手术。柳峰知道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匆忙上前拎过罗老师的外套，边挂边问道：“罗老师怎么今天又是您老亲自上阵啊？可别累坏了身体哦，其实有的小手术，是可以让我们小辈锻炼一下的嘛！”

“柳峰啊！今天是癌细胞转移，肺小叶切除，相当有难度哦，我怕你们年轻人不够细心，可别快到国庆了，给科室里添乱。”

“哦，是这种大手术啊，我到肺内科三个多月，也才碰到过一回。”

“哎，是个半天的大手术，你小子少给我打马虎眼。上个星期结束后，压根就没有瞅见过你，今天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。”看来，今天罗老师心情不错，跟柳峰闲扯起来了。

“没有啦，还不是挺挂念您老的，过来看看呗。”柳锋笑嘻嘻地应道。
“少来少来，有事就说，没事就走人。你还真会挑时候，不会选个空闲的时间过来啊。”
柳锋一看再不说，就可能要撵人了，马上掏出他和谢雷的签科表，对着脸说道：“麻烦罗老师帮忙在这里签个字，俺小子也好回学校交差啊。”
“不早说，屁大的事。”从桌上拿起蓝黑钢笔就要往下签，“咦，怎么是两份啊？”

“哦，因为我是外地学生，一份备档留校，还有一份是作为档案带回南方去的。”话是没有错，但其实只需要复印件就可以了。

罗老师不疑有他，爽快地在表格右下角签上了他的大名。其实柳锋的手一直抓着表格的左上角，因为那里可有柳锋和谢雷的打印机打的名字，上面还盖着学校的大红章呢。

这玩意儿，想仿起来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活儿，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柳锋这些学生能认认真真地实习至结束。说心里话，谢雷说让柳锋帮他签，柳锋应是应下来了，其实柳锋心里是一点谱也没有，只是抱着姑且试试的心理去的，没想到还真给签下来了。

反过来说，今天的运气也算不错，正好赶上罗老师出手术，有点急，不愿意耽误手术时间，草草地就把表格给签了。这要是真的挑在空闲的时候过来，就凭罗老师那份认真劲，那到时可够他喝一大壶的。

当柳锋把东西拿给谢雷看的时候，可把这家伙给乐坏了。当然晚上免不了又是一顿暴撮，自然也少不了女一号小雪同志啦！

一觉醒来，柳锋头疼欲裂，全身跟散了架似的，一看墙上的挂钟，好家伙，都10点多了。那也难怪，凌晨1点多睡下去的，能到这个点起来就不错啦。

也不知道昨天喝了多少酒，反正服务员是一箱一箱地往上扛，虽然不是500毫升的大瓶，但350毫升的喝多了，这性质还不是一样啊。

摇摇晃晃的，柳锋就起来了。刚想往地下踩，却吓得他赶紧把腿给缩了回来。呀，这都是谁啊？只见一个人侧卧在床脚旁边，脸朝里背着，另外一个人头都钻到茶几底下去了，但硬是将自己的两条腿分别压在另外一个人的腰部和大腿处。

柳锋不由得伸长脖子瞧了瞧，我的妈呀，是这两个人渣。还有谁？谢雷和王涛呗。这喝醉了也就喝醉了吧，不回床好好休息，硬是躺在地上摆什么

POSE，真有你们的。

柳锋瞧正面前进是有点困难了，就从侧面下去吧，这一脚下去，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了。怎么黏糊糊的呀，不由得低头一看，还没有弯下腰呢，一股子又酸又臭的味道，直冲脑门，差点把柳锋的隔夜酒也给勾引出来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”一声狼嚎响彻整个小区，不时还有人探脑袋向这个房间的窗户张望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发生什么命案了呢。

这么大的动静，算是把这两个家伙给震醒了。一个个还睡眼惺忪地问道：“怎么啦，地震了？”“震你妈，说，昨天晚上这是谁吐的？”柳锋怒目圆睁地喝道。

“这，这，这……”这了半天，他们互相都指着对方的鼻子，算是都成了污点证人了。

“不管是谁倒出来的，反正你们俩负责给打扫干净！”说完，柳锋就头也不回地奔洗手间去了。

“啊——”又是一声大叫，当时有测声器的话，分贝起码得有三位数。柳锋站在洗手间门口，整个傻了。里面是一片狼藉，连个下脚的地儿也没有。真搞不懂，不就是喝点酒嘛，这两个家伙还真能折腾，跟洗了胃似的。

柳锋是看也懒得看他们一眼。“给你们十分钟搞定。”说着就拿起遥控器看电视去了。

两人足足打扫了半个多小时，才算是把醉酒后的现场处理干净。等洗刷完后都11点多了，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，每个人都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，就商议着出去吃点东西。

三人溜达着就上街了，难得今天的口味算是统一了，那就是吃点清淡的。原来谢雷喜欢吃荤的，每一顿无荤不欢；奶牛王涛喜欢吃辣的，谁叫他是江西人呢；柳锋比较随意，什么都能凑合。

说着就来到了“张鼎鸡”的门口。上海的“张鼎鸡”还算有名气了，走的是大众消费的路子，是比较实惠的连锁店。不想烧饭的时候一家人过去，40块绝对搞定，味道嘛也能打个70分吧！特色小吃有：鸡粥、白斩鸡、鸡骨酱面、鸡汤面、鸡血汤……

当然柳锋他们对其他的不是很感兴趣，就是奔着它的头块牌子“鸡粥”去的。因为据说鸡粥里的调料是秘制的，吃起来清爽可口，特别是醉酒后，来那么一碗，那味道特别对口。

一阵风卷残云后，桌子上就只剩下筷碗瓢盆了。动作之快，吃相之惊人，

足以惊世骇俗。

“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，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指引我们向前进……”

“哦，这是谁的彩铃啊，真矬！”谢雷说道，接着就是一阵爆笑，引得店里的食客是人人侧目。

“嘘，是班主任打来的。”柳锋按下通话键道，“喂，是班主任啊，我是柳锋。什么？我的电话老没人接？下午2点在学校大礼堂进行毕业典礼？晚上在梅陇的金缘宝大酒店吃毕业晚餐？为什么这么急啊，不是说明天的吗？”

“啊！”惊喜一个接一个砸过来，差点就把哥仨给弄晕了，“学校给我们班同学订的火车票，从晚上11点半到明天下午2点的都有。”晕，怎么会这样呢。

“柳锋，你负责通知你在六院的几个同学，下午按时到哦。我要给别的同学打电话通知，就这样吧。”还没有等柳锋提出疑问，电话就挂断了。

通知个球啊，不都坐在柳锋身边嘛。哦，忘了还有几个女同学！柳锋就赶紧打了个电话给小雪，让她去通知了。当然这种临时紧急通知，还是会让人一下子适应不过来的，在电话里那个亲爱的“姑奶奶”硬是问东问西，柳锋可没有班主任那么牛，直接就把电话给撂了，愣是解释了半天。

正当柳锋挂完电话，谢雷就在那里贼贼地笑呢，那种笑要有多卑鄙就有多卑鄙，要有多龌龊就有多龌龊，整个儿一小人得志。柳锋忽然也跟着笑了起来，比谢雷还来得嚣张，直接就把旁边的几个客人给吓跑了，因为他们同时都想到了，还有一个人没有通知到，那就是臭屁佬陈科敏。

“嘿嘿，这回总可以摆他一道了吧。”王涛大吐一口心中的怨气道。反正在座的三个和班上来自外地的同学可没少受这人渣的罪，有时候真的都感觉活得没自尊了。

呀，一看时间都快12点半了，赶紧结账走人。因为还要收拾东西呢，谁叫柳锋和谢雷的火车票是晚上11点30分的呢。

服务员是以第一时间打发了柳锋他们这三个有点“神经”的客人。柳锋他们一路小跑地回了出租房。男生嘛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要收拾，就是些稍微贵重一点的东西加几件衣服，三下五除二，柳锋和谢雷手上就多了一个比书包大不了多少的包袱了。

再一看整个房间，跟鬼子进村似的，乱得是一塌糊涂。

再一瞧，奶牛哭丧着脸，连声歉意道：“这还让不让人睡啊，你们倒好，

晚上吃喝拉撒完了，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人了。我呢，明天下午2点的车啊，还是慢车，而你们的却是新空调特快N开头的，真不公平啊。这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人，差距咋就这么大呢。”“好啦，好啦，有完没完啊，不就是委屈一天嘛，犯得着要死要活的。”柳锋推开门，就往外走，“再不走，时间就真的不够了，哥几个快点。”

“走了，走了，真是的。”跟打劫了似的，三人匆匆忙忙地逃离了现场。在马路边随便拦了一辆的士，报了一下地址，就开始幻想起“臭屁佬”迟到挨训的那一幕。

还真快，二十多分钟就到了上海市职工医学院门口。差不多半年没有回来了，这学校附近的变化还真大啊，原来路边摆地摊的只有几个，现在倒好，都成一条街了，卖什么的都有。倒眼尖，一下子就看到了几个卖盗版游戏光碟的，就钻过去翻找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大声喊道：“瘸子！有好东西，小日本的AV女优哦。”“算了吧，晚上都要南下了，还女优呢，男优都没有兴趣了。进去了，好多同学很久没有见了，过去打声招呼吧！”

只见平时不是很热闹的周六校园里，今天倒是人山人海的，毕竟是毕业典礼嘛，什么“复旦”班、“同济”班、“上医”班，都来了。以上都是上海的那些大学校放在柳锋他们学校培训的，同样也是全脱产的，今天也一起毕业，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热闹。

终于在会场的一角找到了班上的同学，大家许久不见，都是分外的话多。无聊的男人聊得最多的就是女人，什么柳锋医院里的那个护士身材正点啦，柳锋的带教三十多岁了还没有男朋友……

“同学们，同学们，请静一静！”在一声浑厚的声音中，所有的声音顿时安静了下来，“现在我们2001届的毕业典礼就要开始了，现在请我们的赵院长讲话！”

“亲爱的同学们，在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后，大家就要光荣地毕业了，从此走向你们新的人生岗位……”洋洋洒洒的演讲稿，终于在半个小时后结束了。

柳锋心里还不由得窃喜，今天院长同志好像准备得不十分充分嘛，半个小时就结束了。他哪里想到，这接下来要“补充”发言的还有好几拨呢，什么副院长、党委书记、团代表、学生代表……这整个儿一车轮战，好家伙。终于在“谢谢大家，散会”之后那一阵雷